





依范書改

東萊呂氏東漢精華卷之十

列傳

吳良

忠正之士

用之不盡

有宰相為賢事

為郡吏斥王望

望

欺誦以言受進

最處得是

舉徐正自繫

皆是公正之論

有大臣節

顯宗抑外戚不能正陰就罪雖赦徐正轉吳良為

在其為抑外戚

承宮

亦忠正之士

亦用不盡



宮以忠節名播匈奴北單于遣使求見顯宗使魏應  
代之此與匈奴見王商事相表裏夷狄固以名顯  
宗以威容示向  
奴亦淺宮非以貌聞於遠夷何必以貌欺  
之若使者知非承宮則中國適以取侮

鄭均

行義忠正之士 用尤不盡

均以理感兄受禮遺異乎陳仲子出而哇之者能養  
寡嫂孤兒恩禮敦至是一道理使均與陳仲子易地  
而處均必不避兄離母仲子必不能養嫂字孤  
均數納忠言 肅宗能養均而不能謂之不好賢則  
不可謂之王公之尊賢亦不可

廉范

孝養之士 守邊治民皆是餘事

人生在三事如一

范沒溺不失父棺  
代獄卒救恤郡將

君收前漢屍盡師資之情  
三事只是一心

有邊守事雲中有郡守事蜀郡有風俗事蜀郡

下馬濟嚴陵六行所  
謂恤與慶鴻交比管鮑六行所  
謂任

任恤皆孝之擴充 雖依附竇憲未為深玷

馮魴

仁勇之士 用之不盡

保全申屠季與邾賊廷褒力戰褒降一切赦之皆是  
仁者



之勇於嚴公正任位數進忠言漢三公不任事無可書雖有大臣之節而無大

虞延

恩信剛明之士

育從女弟 歲時伏臘遣囚徒見其諫富宗奢靡

諫陰氏客馬成 知鄧衍無實行見其

明帝號為抑外戚陰就不與東平王隆見外戚凌宗室陰氏以馬成故中傷虞延見外

戚凌大臣

鄭浩

恩義通明之士

訟焦既罪

為令有仁惠

為第五倫曲躬

奏張林楊光皆是恩義事

奏尚書郎補子石令吏補長

所陳為故事

奏開塔道暗通有內外之任事

有縣令事

有漕運事

有救災事

有貢獻徭役事

鄭洪以奏張林楊光反為實奏漏泄可見外戚之橫侍中力能去大臣

曹褒

專是東漢禮樂廢興事 范曄論之當矣但有少未盡

一代合有一代之禮樂與其闕而不制寧若制而未

盡善堪酌敘議皆非是訟若褒禮未善亦不可因噎



廢食

但褒自父克皆專學識緯一傳皆識緯之言此為未善

然堪輔敏言不為此只為習於專門不容一家制作

仁是禮樂之本禮事皆從厚不承郡旨後綴五盜

葵射聲為無後者 為匠處行病徒 為郡獨致雨

有盜賊事 有寬猛事 有郡守事

賈逵

在漢為通儒不專一門 左氏自劉歆陳元爭論

未得立賈逵論之乃得立漢君好識逵以識僧乃得

經四下與疏不以理之是非而以時之好惡明漢儒經

學可知

劉平 趙孝 淳于恭 江革 劉般 子愷

皆孝弟節行之士 西漢尚功名 東漢重節行

故史所載人物亦多塗

毛義 薛苞

范曄專以孝養錄之 以無他事故不別傳

凡人能孝弟則擴而克之無不善者

劉平

棄子活弟女事窮窮極勢不兩全故

食母感賊伏郡守身賊斂兵人惟若惡賊不



為全椒長恩感人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

鍾離意屬劉平等劉平薦承官等所謂惟善能舉其類

正望王扶便宜出布粟救飢民顯宗章示百官詳議其罪以此

見東漢寬大望事與汲黯同顯宗尚煩鍾離意之議

正扶

始終節行之士

趙孝

代弟感賊 王琳 魏譚 兒萌 專成事皆同

足見人性善飢餓之賊可以誠意感

淳于恭

大抵厚德見盜伏草中自箠感孤幼

農桑不以亂輟 幽居舉動由禮

事雖不同只是一誠

為侍中薦各賢名陳政本道德亦自誠孝推之

江華 孝行備盡

為楚尤僕太自劾去不受贈送得事親守身之義

劉般 宗室之有節行學識者

學行不以身寄絕域作輟可見致誠風雨之君子論常

平倉不便常平本良法法久則弊生

禁民業吏至使有田者不得漁捕

依傳增



以牛疫勸區種增耕吏度田欲令多前

大抵法非不善吏行之常弊以二事推之則般言常  
平之弊亦然 大抵行法在得人

般孫愷

千乘之國亦難遜矣孟子謂好名之人能遜千乘之  
國謂其猶可能

遜國是美事但不得為中庸

范曄於丁鴻傳論之是丁鴻見責而復為得  
愷所謂狂者進取

議二千石終喪 不錮減夫子孫皆當

孝持心近厚召舉先富穴亦是舉類然舉士不可有方

此與神高傳山澤不必有異士表裏

考者不行之本推而放之四海而準堯舉舜受之天下

以其德諧禎囂蓋誠著於事親則舉而措之天下無難

矣明帝章帝旌禮劉平趙孝江革劉般毛義薛包之儔

較諸及席幽人尤為知本所以風厲四方終東漢之世

士以節行相尚亦可謂美矣然數人者德感頑凶誠著

隱顯名列諸公輔使共天位治大職豈特撫養存問為

守成美觀哉孟子曰士之尊賢者非王公之尊賢也

其明章之謂歟

第五倫



公直剛明之士 最有大臣節用之不盡

此方貢禹時人但以清白一節倫公直剛明皆非禹比以文采蘊藉威嚴亦責備之至能自知其私故能無私人知偏無私不知其所以無

論貴戚馬寶於章帝時可謂正救

疾俗吏苛鄧褒稱長者盛美可謂將順

兩者甚得大臣之義

未過知道不同之說最為君臣的論

有度量權衡事 市掾能使市無阿枉百姓悅服况以王者謹權量審法度四方之政豈不行

在家能拜寇盜保鄉里居官皆稱其職 所謂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

自為嗇夫平徭賦理冤結

為市掾市無阿枉

為太守民安職理

為三公奉公盡節

知人 最是倫明處

倫以無欲故能剛剛故能明

見詔書知光武

令岩渠被無賢

守蜀郡舉吏多至守吏二千石

人神一理 新淫祠惟不畏強禦者能之

西門豹 第五倫 朱均 狄仁傑 是一理

有良吏事會稽蜀郡 太守能變風俗最難

變風俗當持之堅 倫斷會稽淫祠民初恐後乃斷絕

毀譽 第五倫搗婦翁 非光武無以辨之光武之問不為疑問欲發倫言以解衆諍



財用出一已者富多門者貧

西漢用度極廣而不見其貧

西漢宰相權重事歸一

東漢用度節約而不見其富

東漢戚官蠹耗 以倫論馬氏用度觀之可見偏積

自光武時郭况已號金穴有寬猛奢儉事詔下每示寬和而政

嚴不解務存節 嘗在殿群下不稱故也 儉而奢侈不止 此論亦通文須及本

### 開言路

上書言事不給封上之報歸田里不宜過加喜怒吏奏記及使封上之言補哀不若以天下之言

衮補

### 有賦役事

倫為一畫大能平益賦理怨結得人歡心以此知賦役全在得人

劉平傳增賦賦賦年從後與此表裏

### 有詔書事

第五倫讀詔書知光武聖主執謂詔令不足感人言不可拚人不可欺如此

### 宰相無私

惟能通言路方是宰相無私處但能盡言未見無私宰相有一毫之私惟恐人言之達

唐惟陸贄專欲開言路以其無一毫私

范曄論倫在會稽自斬芻妻執爨為矯激

此固未得中道然倫立朝所以能無私如此正緣無

欲



子頡

與來歷事廢太子有倫風

曾孫種

剛直似倫遭時不同倫以寵任種以刑辱

有監司事

有盜賊事

有流民事

東萊呂氏東漢精華卷之十終

東萊呂氏東漢精華卷之十一

列傳

鍾離意

忠厚廉節公正之士所發皆仁者之勇皆以至誠為主用之不盡以數諫諍出為魯相

為督郵不案外縣亭長受酒禮相魯以愛利而化隱恤

疾疫送徒為作衣解桎梏與剋期俱至

予擅建長林聽防廣殮毋皆忠厚見於躬行

不受贓物賜是廉節又有深意不欲因人獲罪而利其賜亦是忠厚之意

解衣受格免郎罪諫諍苛切數還詔書

以早諫起北宮疏論苛刻



皆是忠厚則於立朝議論始終無非  
忠厚論其資質人物在第五倫之右

第五倫以宣帝人物勝鍾離意有德化之風可軌文帝

顯宗察惠是非觀意傳最明白

應天以實即觀鍾離意諫起北宮顯宗聽用

感人以誠防廣為父報仇而意所強母此易保其

意忠厚發於至誠人皆不負意以此知

人感誠徒皆得如期來無他虞又見矣

所送徒豈皆君子不幸而罪者皆不負意見人性本善

惟善能舉類侯霸辟鍾離意霸寬大

第五倫顯援元賀賀以清潔稱倫公直  
光武知鍾離意仁於用心不大用反令病免

顯宗知意至誠然不得久留

所謂知而不能用亦緣二君意嚮在刻深

光武顯宗可謂元首叢脞而股肱不至於墮萬事不至

於墮何故君德以明為主

明而叢脞則如二君股肱雖不墮大賢亦不屑就

萬事雖不墮僅濟乎目前無以維持後世若昏而又

叢脞無不臣情而事墮矣

鍾離意為督郵不案亭長謂宜先清府內遂闕畧縣亭

張綱為八使埋輪不行謂豺狼當路安問狐狸

二說相似最為知本



諫遊改宮室

在承平時最宜戒是書無逸之意

德陽殿成明帝謂公卿鍾離尚書在此殿不立

用人之言不當以其人在否為異故未免有人則作無人則輟

太宗伐邊還謂魏徵在吾無此行

二君皆明知而故為

太宗發於悔猶庶幾明帝以無意而成殿尤在可責

先王皆無此非所謂不知尚可知而為之尤不可

論升平之世難以急化最為名言與孟子飢渴易為飲

食相表裏

宋均

思厚公明之士

勇未及謹難意

亦專以至誠為主

任子前漢有汲黯後漢有宋均

任子皆如二公何惡於任子

均能學尤為最優

班師振旅

非鬼而祭學然後知為福 權宜降蠻夷

立學禁淫祀 不禁人喪葬 婚娶皆不取巫家

凡此皆緣有學之故

至誠格物

去檻穿虎渡江

誠之格物不是偶然人自不信耳

有良吏事

九江虎去地不入境禁唐后二山娶

東海吏民思恩化

河內政化盛行



為尚書令不畏盛正仁者必有勇以嚴切

吏之寬猛吏能寬厚雖貪污弛縱尤無所害

此論正與前漢酷吏尹賞相反緣其用心不用

均心在百姓故  
實意在一身故惟欲投合時好

### 族子意

人物有均之風亦是仁者之勇

肅宗性寬仁親親之恩篤

意以為人臣有節不敢輸禮過恩最德  
獻替之意在明帝時言此則為投合  
書云博叙元族肅宗知博而未得所謂叙意言能濟之

議南單于請兵北伐

最得待夷狄之意中國不嘗為夷狄興兵

舉奏不避竇氏見其有勇

### 寒朗

仁者之勇守死善道之士

為謁者以死爭楚獄感悟顯宗理出千餘人於死

推此心可以託孤寄命惜漢用之不盡

### 朱暉

剛直節槩之士剛毅木訥近仁

遇郡賊拔白刃 閉門不交陰就



不從太守市婢况卒厚賜其家 奪陰就主簿壁  
守臨淮拔屬行士報怨以義為求其理不義之囚即  
時僵仆

以知己之言恤張堪妻子 辭子辟召而為友散家

貲分宗里 平張林封錢鬻鹽均輸義

大抵皆剛毅本訥近仁事

威惠 吏畏其威 民懷其惠

此頗得強弗友剛克熒友柔克之義

太守 吏畏威 民懷惠 亦是良吏

聚斂之臣專為國言雖仁厚之君猶感之肅宗或張林

賴朱暉力爭小人之黨必言利 君子而於義 小人喻於利

張林竇憲之黨事見鄭洪

交友於阮况張堪皆中節

朱穆

剛毅果敢之士

崇厚絕交皆矯時之作

崇厚疑與絕交背馳皆是東漢之弊

東漢清議近薄篤於交友或相傾軋 但穆絕交緣劉伯宗未免私意

從梁冀辟諫梁冀 疾宦官顯論欲除去

此二事皆危道幸免於梁冀終困於宦官



磨而不磷涅而不韞必孔子而後可

危行言遜危邦不入賢者當如此

絕交廣交齊楚得失之論 二子終身見於二論

穆以過剛傷生

蔡邕以附董卓殺身

范曄論交大抵當矣而未究邕之失

郭躬

躬寵廷尉比前漢于張

然二人無于張稱老後漢刑煩躬號長者

守法平恕之士

洪為決曹掾用法平比于公章和亡命赦文不及者萬人刑煩可知

法家能慶流于孫臏郭氏昌威出於仁恕

議法明帝時能從平恕最難

議秦彭專擅不合罪議中常侍孫章博詔誤罰金

論孫章言君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最為萬世通

唐太宗若知此論說不誅張蘊古獄

用法平恕 為廷尉決斷刑多出於恕

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

論章和元年赦文不及亡命 奏讞法科多生全

子鎮

誅閻景功比劉章



有社稷之功他所未見所施設未可謂之社稷臣

傳後載吳雄趙興不拘禁忌而貴顯陳伯敬拘敬忌而

窮誅意欲不必拘禁忌未為至論故犯禁忌亦是無忌憚之一端拘而多忌則非知命之君子

陳寵

仁厚明正之士有宰相器

陳咸性仁恕能全節王莽之世所謂仁者之勇

咸謂議法最善不能守法皆緣計利害故

漢辭訟比即今之所謂例用法不能尽天下之情故有例用法不用例之說不通但不

當以利破法亦當以利取法忠心事比亦是

寵決章帝蕩滌煩苛可謂仁人之言亦將順其美二事皆仁

論三微月不斷刑德法溢於刑者請除之但其不行

二者無通乃全

法律經術經術先王之典法律當世之務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經術也

其尔典常作之師法律也

寵通法律兼經術故不援舜典立政吕刑者請除之

為廣漢顯用良吏歛莖枯骨

為廷尉為奏每附經典務從寬恕

為司空奏議温粹

此皆法律經術之事



寬柔者難於立寵性仁慈議皆寬厚而能守正於學之故

沮張林 不獻遺寶憲

禮刑古先禮後刑然刑止三千漢禮止未節

寵欲除律令溢於甫刑亦可謂仁然尚是論其末

學問本末儒者本經術無通世務董仲舒

法家通律無經學陳寵是也故寵能附經以議刑

寵亦漢之賢相用之不盡

通法律無經書 性周密論絕和友

三者真漢相之才

然寵為漢漢能頭用良吏若得論擇之權當有可觀東漢不任宰相但見於奏議溫梓是用之不盡

子忠

議法論事皆似寵公正不及

奏決事比以請讞之故 上除蚕室刑

解臧吏三世禁錮 狂易殺人得減重論母子

兄弟相代死聽赦所代者以上議法似寵

薦隱逸直道之士 上疏寬容切直

憂盜賊議入臣行三年喪 論中使伯榮驕蹇

諫災異策免三公 建奏九卿有疾使者臨賜

為司隸糾正威倖大抵似寵

以寵與鄧氏隙陷鄧騭



不敢諫江京王聖權但作論以諷 劾奏未歷祝諷  
此三事皆是守正不及寵寵所不屑為

有律令事 法例事 隱逸事 諫諍事

災異事 禮大臣事 司隸事

論盜賊所以發頗通人情欲糾增舊科有得失

中欲專重令尉譴罰未得治道本源要須擇良吏使

盜不作作而治之亦晚

范曄論忠議法亦當

法不可開弊端 容人幸免

東萊呂氏東漢精華卷之十一終

東萊呂氏東漢精華卷之十二

列傳

班超

智勇功名之士 智當有愚勇當有怯  
超告任尚者是

始終只開西域一事

開西域號斷匈奴右臂 此武帝時論

後漢匈奴勢弱雖不開西域無害

超開西域 專用智計漸開諸國不  
費中國兵勝此為可取

功成只在久任 班超開西域二十二年然後成功若  
任之不終則暮年之功一旦皆廢

超告任尚景得邊將之要 所治之民殊  
所用之術異



蕩佚簡易寬小過舉大綱此所以得邊民死力  
超以寬簡得  
尚以嚴急敗

子勇

議西域廢置論難歌詳明事亦效驗

勇復西域功速而用力多以後期下獄免功所以不遂  
二者皆與超異

楊終

通博之儒

春秋學

著外傳

改定章句

為賈逵等所推其學可知

論廣陵楚淮陽濟南獄徒者萬數亦是仁人之言此段

中有因革議論最好

正是熙豐元祐議論

受詔刪太史公書

太史公書尚未全備未易刪

講白虎觀議論發於終

論經亦有是非

石渠論後專門益熾

以人才好惡定諸儒是非亦未為得

論馬廖不訓子得友直之義

有歌頌功德事

終以徙北地上贊頌事與退之潮州上表迹同意異

退之表裏述憲宗功德仍有諷諫之意

王充

博洽之士

論衡

只是辭家之學不為縱儒大抵學博而識淺如堯舜三代皆有所異而謂漢為太平過前代舉一隅



可見其識

崔駰

崔篆事正與陳仲子相反

仲子以避兄離母處於於陵為賢孟子謂仲子為能廉篆以母故就王莽

建新大尹之命廉在其中矣

駰博洽文學之士 文學與班固齊名正直過之

同為竇憲客 駰以正諫見疎 固以阿黨取禍

然未免客於竇憲亦不得為高見遠識之士

子瓊字子玉

文學議論皆似駰無有政迹

欲說間顯與駰諫竇憲相類

按察之難林喬號八使之稱

子寔

政論最著名議論多未當

漢政寬於權威急於忠賢寔欲加嚴而不別白亦未

當無道之世當勸之明別忠邪不當教之嚴刑峻法

助集為害雖救弊之言當不失其正謂孝文以嚴致平孝宣優於文帝誰能信之

謂為國之法似理身是也專以刑罰為藥石未然而

受病之慶

寬而民慢刑固為藥石猛則民殘寬仁即為藥石



約法三章豈不是秦人藥石

范曄謂晁錯不能過景善比方寔正錯之流

有邊守事

勸隸事

寔從兄烈

以賞得公子鈞言其銅臭

父問而對可謂諍子不比證羊

張霸

經行之士

數世知孝  
世通春秋

經行皆出天資又皆  
以學用不其所蘊

有神童事

張童子七  
歲通春秋

有其實者不自鬻

神童多止說開穎異者不

過文華惟霸經行有學問之實

為郡守能用人勸學

招懷越賊

三年上病鄧騭欲交不谷死即葬河南不歸蜀道

五事皆是經術設施

有經學

受公羊春秋  
傳通五經

剛嚴

是春秋學得  
其要故有用

有太守事

為會稽用人勸  
學招懷越賊

兼此三者優於天下而况會稽乎

不谷鄧騭欲交

既不為合以取禍又不拒  
人以招怨最得中庸之道

治盜賊不煩士卒緣二事

用人則小人自服  
勸學則百姓皆化



君子道長小人道消

勸學固非為利然以學用人則人自興於學

有業行者擢用

雖不廣設庠序而習經者自衆

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古亦以官勸學

作極即用錫之福

遺勅諸子敬畏於人若不善於己直為受之

霸知漢道已衰小人得志

霸子楷

經術之士不能無失

厭黃門貴戚起居輒徙避之

雖是如惡惡臭未見有意成者

楷子陵

作五里霧近妖妄幾以殺身君子之學不可不正如此

剛毅之士

然只是

幼梁冀帶劔入省賴是冀弟不疑

孝廉尚得免過

陵弟玄

才畧之士

未可謂明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不可謂智

說張溫於坐誅有罪剪除中官

東漢人大抵銳於疾惡拙於慮患否九四有命無咎

疇離社若無君命而擅行誅殺雖快一時若非覆國

則君子之禍必深立此言未可以為權權以用中非



以反中權以輔正非以害正若人臣而專誅不可謂  
正道云興廢有命而欲以人力勝之其禍必有不可  
勝言者况可與立未可與權故桐宮之營有伊尹之  
志則可管蔡之誅有周公之德則可張溫尚不能以  
軍法誅董卓况能遏大難以誅中宮乎玄於是為失  
言孔子請討陳常言出於正以為萬世之法固知哀  
公三子之不能行而不敢不告也事迹若相類而理  
不同者皆當以正不正論之

丁鴻

父繼以軍功拜國就  
卿亦是見識高一事

丁鴻劉愷事當以本心論是非

范曄論三人劉愷尚有好名之心

丁鴻本心為愛弟不是好名故鮑敬一言而復

仁之實事親是也

此之謂親

義之實從兄是也

此即  
是恩

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是因而失其親者也鮑  
駿以此感丁鴻故鴻翻然改知之實知斯二者不去  
是也故鮑駿以鴻遜封為不智愛弟而遜聞義而改  
所謂言不必信也始遜而終就以不絕父之封所謂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論日食及竇憲大臣之節持危扶顛之義

然亦緣和帝先有所見所謂有命無咎  
壽離社若言諸安順之時未必無禍



議孝廉一率

若論立賢無方豈有一率之理然先王立法亦必有規矩  
常舉當有宗制異才不害時招此亦並行而不相悖

樂恢

有神童事

十一歲以孝免父死孝為百行之本

恢雖死亦有功於漢

當時既力爭守取不去亦可禍不及死

范曄稱其賢直介立

亦得其大槩未盡其八

忠孝最其大節

年十一號泣免父孝也亦有太守喪抵罪亦是忠力疏實氏至於殺身忠也

廉事

無私不污於法直揚政毀收率其子孝廉

諫伐匈奴

劾竇憲黨刺舉無所回避

介不友陰就及賣環

此事非介乃正但遠小人宜不惡而嚴辟司空府以第五倫同郎不肯留此之謂介介近於不通

恢殺身雖非中行要是忠於漢

妻言容身避害固不然恢不忿素餐去之可也

力諫而繼以死可以為忠未合中道均之是死又不

如死於職在職憲未必能害何敞韓稜是也

何敞

兼有經術故議論政事可觀

敞有大臣器用不及其才

公正忠厚之士

敞事與樂恢類而免於禍者以憎而知其義故竇氏



之怨敬不至如怨恆此忠厚之故

祖比干以仁恕其後昌盛

張湯亦有後天道還慶

君子道其常效比干而得禍則是君子行法以俟命

效張湯謂未必禍則是小人行險以徼幸

公正 治殺都鄉侯暢事 諫竇憲擊匈奴事

上封事數言竇氏罪過景等起邸第

忠厚 為宋由袁安言祥瑞

奏記宋由由竇憲黨敵亦為忠言見其忠厚

論竇氏乞聽竇瓌退身抑權之請亦見忠厚處

竇憲使傳濟南敵乃見敬憚亦緣公正忠厚二者兼有

為汝南亦專以忠厚為政

經術見於議論

為二公言詳異

以非汝州吁論竇氏皆經術發於議論以春秋義斷獄皆經術見於政事

竇憲出何敵傳事與公孫弘徒董仲舒同

一則天相善人二則人之學足以自保

敵以道義法度驕王敬憚事與仲舒同

三則洪憲有心二王無心四則驕王可以道輔亦見性無不善道能輔驕王則化汝南百姓見餘事

有吏寬猛事

疾俗吏以苛刻以寬和為政汝南百姓化其德也

一則有德能以寬服民二則漢民飢渴易為飲食

有水利墾田事

敵專以寬利恩禮為化以儒術經義為政而能留意農事方是經術



鄧彪 孟子所謂鄉原之類

意在好名遜國於弟意在全身不能正竇氏為奏免周

紆人有私心則幸措不當

為大臣不能正論所謂焉用彼相

東漢宰相雖無權豈不能如袁安丁鴻何至阿附

彪號為脩孝行然孝貴立身揚名

事君不忠非孝也遜國非孝附外戚尤非孝皆緣好名全身之私心蔽之

大臣有大體清白是一事有事君之道清白為全德無事君之道清白存一節

以清白為德而無所諫正所謂養其一指失其有背

東萊呂氏東漢精華卷之十二終

東萊呂氏東漢精華卷之十三

列傳

素安

和帝朝宰相最賢者在東漢亦未易比

不侮鰥寡不畏強禦有仲山甫之風

為楚郡太守理出楚獄四百餘人

為縣功曹不為從事持書

為河南尹政號嚴明京師肅然 不以賊罪按人

為九卿議事不阿三公 諫竇憲為三公

劾竇憲擅發邊兵 爭竇憲立北單于



自為縣吏至宰相終始一節不變

袁安任隗舉奏竇憲黨二千石貶免四十人

竇氏大恨以安隗素行高無以害之

大臣必先正身此所謂無瑕者可以責人

以袁安之公忠不能制竇氏嗚咽流涕而已

光武不任大臣之弊一至於此

三府舉袁安理劇案楚獄意以嚴重有威侍安

安能感悟明帝出四百餘人所謂不同流俗

袁安不案臧吏是否安有深意不可以為帝

有袁安之德則可東漢之士過於厲名節吏事過於

刻深安以威重嚴明肅物而以不按臧罪感人乃並行而不相悖

袁安最知待夷狄大體

孟雲欲還北虜生口以安慰之

竇憲伐匈奴諫為匈奴不犯塞無故勞師實憲故立此單于諫失信南單于費空天下此三說皆合先王待夷狄之道議論真得大臣體

事不可不議議事易生異同

右傳時尚有古風論事不易同惟當之歸亦不爭競

袁安議還北虜生口雖賢如鄭洪第五倫韋彪猶不免

忿爭其易生異同如此亦緣東漢士風峭直有餘寬厚

不足大抵同議國事有可否乃為公朝儻懷私心便成

朋黨之禍然在人主優容但有可從否不宜輕行黜陟



激成黨與之事肅宗處此甚當黜陟正當以賢否不當以所見異同

安子京

經學

習書氏易

京子彭

清潔

比貢禹第五倫但以清潔相方

彭弟湯

諸儒稱其節

為三公無可述

湯子逢

寬厚篤信著稱

不見事述為三公亦死可述

有安一節

逢弟隗

富奢以墜家聲

以結術背董卓取禍

安子敞

為三公廉勤不阿權貴失鄧氏旨以殺身有安節

敞子盱

不附阿梁冀

亦有安一節

彭孫闕

在表安子孫中見識最真

以兄弟驕奢知將止家陽狂避難可謂見幾之士

闕弟中

清亮稱與范滂友清可知

弟洪

耻賓族貴勢變石門節比之闕陽狂差為中道

忠子秘

七賢同死太守之難亦是見東漢節義相尚

一郡而死節七人歐陽修為五代史得全節之士三

張酺

未可比表安有大臣節故為三公死可觀

質直守經之士亦近忠厚

侍講有史魚風

有肅宗尊師傅事

拒竇憲害鄭據

皆守經質直之義



保全竇穰其言近忠厚

竇穰可怒從何啟  
張酺言之為忠厚

蓋平日不阿竇氏  
從母言之為賢母

為太尉無可紀時不  
可為

在公位父常居田里

東漢風俗過於  
廉節而失大体

羊續不容妻

袁閔往還不使境內知己是太過

四牡之詩曰是用作歌將母來諗使臣無將母之理

而先三原人情而叙其所欲言如此豈身居鼎膺而

父處田里大臣民之表也其何以為天下倡不以晨

昏溫清為孝而以奉觴上壽為義非所以風天下也

三公與司隸忿爭策免三公

三公固失体司  
隸不得無罪

漢重刺舉輕三公之証

有太守事

擊豪

不欲長吏殺盜校  
誦意故長吏自反

擢用王清節義

初除辭郡與蕭望之同意

長吏殺盜徒輒案之

未為  
通論

盜賊有二有姦民有飢寒之民倡民飢寒之民從之

以常法論惟當殲厥渠魁脇從罔治以權論之倡民

不必盡姦民雖魁首尚可恕張綱之降張嬰是也從

之不必盡飢寒虞詡之擒賊黨是也為政者動恤其

民而深察其情情非迫於寇賊姦兇以害良民雖舜

禹臯陶猶不宥也此之謂大中



韓稜

忠孝之士

大抵刑嚴本於忠孝故無遇舉

養母弟以孝友稱

推財與從是弟代太守視事二年不阿實氏皆孝友之推所以錫類

肅宗賜諸尚書劄三人特以寶劄手書其名

三人韓稜

郎壽

陳寵

漢三公不見受此賜者

事歸臺閣三公備員故

爭刺殺都鄉侯暢案賊

諫竇憲代白奴

拒尚書議拜竇憲尚書左丞王就龍上竇憲牛酒深竟

竇憲黨與

其與竇憲立敵如此却不被害事在臺閣權重故稜

代太守二年怨者不能指其過正身可知憲亦以此

不能害

有薦舉事

薦應順呂章周紆等

有太守事

守南陽曉屢

有治姦盜事

南陽發摘姦惡之餘事

周榮

公忠之士

與袁安奏論竇氏不懼刺客之脅

威武不能屈有丈夫風

祭子興

文學之士

觀陳忠薦可見

尚書郎掌詔令

見陳忠薦詞

東漢法苛詔令至相求請緣專以吏事擇人故



與子景

公忠有餘風

為司空奏姦猾將軍牧守以下五十餘人

黜宦官侯覽等見其公忠

薦舉

景優待薦士

韓演舉吏一辭而已

景過厚近市恩

演過薄近市名

二人皆未適中然有優劣與其如演寧若如景患所薦非賢若果賢者是為國得人加之恩禮亦是為國不必市恩為嫌古之貢士或歌鹿鳴或與計偕惟恐恩禮之不厚舉者如景是亦休國韓演之壅不近人情觀演以附梁冀抵罪景能與楊秉奏姦猾黜宦官

則知厚者能剛薄者必內往不吐不茹景有大焉

魯恭

此下自章終安

子孫附傳者各附見

孝友忠誠之士

兼通經術學行兩全

孝友

父卒年十二第至七歲禮過成人不以此就至名

忠誠

為令專以德之不任刑罰中年三異皆至誠所感

諫竇憲代匈奴

相降樂安盜賊

肥親善觀人

蝗不犯境雖驛糧皆事或有適然如不取信於此而取信於孺子有心三者參合

則天人相應人物各適

其信觀人及此可謂善矣以親善觀人見表安善使人不獨中牟有三異河南三異尤大令善為政緣善知人尹善使人



諫伐匈奴不一人魯恭言最忠厚

伏托道德仁義之說若人君能行其言則與天同大

經學

習會

議白虎殿

凡施於德化奏議皆其經術施設

德化刑罰

恭以一令專以德化明感孺子出及填重微至鳥獸勸謂人主以德化而時不可執凡人

言性惡時俗更如苛刑封德彝之說觀恭或於可知其非樂安盜賊亦然

天人以中牟之事觀之天人之應如響

魚不犯境

嘉禾生庭中

治盜賊

能以恩信平盜賊有德者能以寬服民

以恭之德行經學近於王者之佐為司徒無可書

只有論三微斷刑事以此知任而足禱與不任同

選舉

恭在公位選舉下及者皆大姓恭非選名之士其人誠不虛辟故

用刑

恭議三微斷刑雖皆以四令為主意在疑獄得詳合故疑獄雖死又以此值赦令此其微意

若論旅無留獄先王新刑不拘於時漢法苛刻留獄

之患猶愈多殺緩死或石所全亦恭忠厚之意

恭弟丕

有賢良方正事

大抵與恭相類而不足

不能免於刑戮雖漢以苛正尚可有生

孝友經學治績大抵似恭

孝友

七歲知喪禮

經學

通五

治績皆其經術設施

不聽趙三避疾學官是能守儒



治績治新野州青州刺史務在表賢明謹刑罰

相趙嘉瑞累降守東郡百姓豐富

說經不得相遜此說與孟子

不出於孟韓出於孟

予豈好辯哉孟子

非好已勝也好已之道勝也韓子

不非好勝之士

然漢儒專門家競如不忠厚言此無嫌

東萊呂氏東漢精華卷之十三終

東萊呂氏東漢精華卷之十四

列傳

魏相

簡朴寬恕范曄此四字

東漢尚清議忠厚之士各為罕見之寶此等人物有

益風俗稱他吏之長不及人之短言者懷慙

蘇章

疆立果敢之士為議郎最陳得失為

祖父純性強切而持毀譽人謂見之憲其教貴人不見

又思之見之患其責不見又思之此見義理人心所自



天理易復又見純疆而義若不義必不見思

章於故人有公義私恩說是否公義私恩固當先行不相恃然章意蓋欲借以

警衆故舊之故恐不如此故嘗謂蘇章待故人不如何武處戴聖

章未可謂穩而義故人可喻之使改行可也不可喻勿與飲可也聖人無意章有意其矣後世小人之薄於故舊者鮮不以章藉口君子共無作俑哉

曾孫不韋

不韋服執於伍員功齊而力倍不免段紀明之禍好名

之過東漢人才銳於立節疎於慮患何林郭林宗之

類乃所以建不為之禍

不韋既報仇當隱遯不屈既自標置所以取禍

漢中興後任刺舉之吏

緣此司隸校尉及刺史皆專欲入用私意不羣者多亦有罪不至此者不韋之死於漢城司隸權重如此臣之作咸安得不凶于國而紀明亦何以免

周章

強直輕果之士

強直故能上太守謁

輕果故謀立平原不遂以詳進直言於蔡鄭豫政時

鼎之九四章其有焉

范曄知章可戒而所謀更甚章豈比可與權自許不然則自隳之論也

智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范曄論之當而

未盡章為大臣欲盡持危扶顛之義當於議立君時

議之如不合而死亦不失為忠正李固杜喬是也如章



成則兆陳敗則為賊終必不免縱使其心為漢亦不足為忠故曰非死之難處死之難也

周磐

孝行禮法之士

感汝墳就祿

思母喪官

母喪終不仕

以迹論之磐之未及錫類之孝然以磐之明見之時之不可為故果於退非不欲移孝為忠未可以不能擴充議之教以門徒常先人是為知故

蔡順 附傳

純孝之士

雖不知君之達自是至性

張禹

徐防

張敏

三人為大臣大體謹厚周憲奉法而已

不見有大臣之節

乃為大節如東漢无其推當有其道

禹有監司事持部幽深必到可謂盡職在漢可知此時異

事殊今若倣此適以為擾

有興水利

相干邛

修蒲陽陂

諫巡幸絕遠

諫太后宿新野君第

二事亦大臣所當言之亦當但未足為大節

上言弛苑囿

亦是但小事

夫抵禹所長篤厚節儉

防以周密畏謹稱曉吏事

請明經以章句策試

法無所據不若有所守章句不足以及經字而使於有司之守故公



卿徒防言

侮論輕侮法極當

輕侮法令大辟情理可憫之端

法固當從生然殺

擊而夜誅是開殺路致言極當罪刑口無小周三細  
未有不免以殺人者平漢之弊也如此今日之弊更甚焉  
甚焉可為太息者矣

梁懂

有將帥之畧

見安當以後所師賞薄蜀奇

殺任尚破西域

還破羌寇

擊匈奴烏桓反虜

迎三郡徙三輔

何熙

與懂同擊匈奴馬青

李法

正直忠厚之士

全名不沽名

應賢良方正

深相其名

論朝政苛碎

官官推重

耕房寵盛

史官記事不實

失旨柱門未嘗應對失旨之由固問但以鄙夫仁者為對耳

為諫議大夫正言極辭

元改於舊

趙典

兄子諫

諫弟温

博學篤行之士

父戒

與典胡廣同附梁冀

諫諍非無益但亦未孫時之大節

諫廣問鳴也諫恩澤諸侯心无勞受封

奔吊雖不失為義然亦只是小忠



與竇憲誅宦官事獨見謝承書

謙温時岷亂世身為三公无可紀錄

諫為司隸誅車師王侍子 雖皆正但亦無益於事

温移書李淮

温言丈夫當雄飛乃為三公於李淮曹操時雄飛何在  
大抵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豈以利達為雄飛  
隱約為雌伏哉用合同於夫子則顏回陋巷蘊四代之  
禮樂管樂存於胷中則孔明草廬不失為卧龍如其不  
然則雖鼎食台階亦轅下駒耳温辭大抵非所以敬事  
天地也

此二頁有錯簡

厚所長在不交權威不慕利祿所以言災異於其亂世  
而能免其身

不答梁冀称疾求退

辭太后聘不流就

郎顛 陰陽災異之學

宗能占知京師火而耻以占驗見知亦善用其術者

顛所論大抵儉約敦厚之士皆切時病而未得其要

以選舉不良責三公固然欲選舉還歸尚書未是三

司宰相之職尚謂非周召之才而當明哲之重則尚

書豈能賢於三司漢三司多由尚書進豈為尚書則

可信為三司則可疑



謂三司非其人固然言三公有貌无實以虛事上不  
言三公有名无實不得任其職  
寒温為實清濁為貌清濁效而寒温不效豈非有名  
無實之故歟

論金氣為變責歸上司白虹貫日譴在中台

欲太尉責躬謝論各事涉怪欲照司徒以應天意天變  
同而所請異則有偏黨之疑論大臣不知之所謂雌  
雄者位之窮達非為道者也不足以為尚志

楊厚 祖春卿 父統 災異之學

楊春卿有祖傳秘記而為公孫述將以殺身識記之學  
何益記記於聖人出於術數之士豈能全無小驗所

謂億則屢中然雖驗無益於治亂徒足為害耳光武  
好識其事可見

人主以識害政 學者以識害身 盜賊以識害身  
隋文帝創業大類始皇然始皇焚書隋皇焚識利害  
相反

統以消伏致雨即仲舒縱開之術若雨可以消

伏致則統之術賢於堯湯遠矣  
古者術數之士尤精於後世

子產不與裨竈用筮瓚者知其不可以消伏也

厚大抵傳父之學

古聖賢以人事推庶證蓋欲格王正厥事



識記之學以術數推天人以為天災人事皆有定數如此則急於備省急於消伏與天地相期於時論其賢否天道難知若以天變言之君子雖可假此以去小人小人亦將假此以害君子

論宮人幽隔故皇屬多天其論甚美廣欲宜簡出宮女最當古者嬪御有數而子孫蕃後世動以千萬而繼以不立

正如無逸則壽考耽樂則短祚

論王者之法猶江河景沂議法之要

大抵法專欲難犯易避

論四事優於七事

此四事皆切當時

一論

太陽不

二論

當雷不雷

三論

金木合為

四論

陰借陽

薦黃瓊李固最為當

九頭所論大抵

得失皆救時憂國之言惜其專以陰陽災異為說若專以人事言之不害為為論

襄楷 陰陽災異之學

楷與郎顛同而異

顛多本經典顛有異李

所論切直於顛

理成瑨劉瓚李雲杜衆之究論官官繁熾

大抵以正治邪猶慮不勝况以邪治邪乎楷以天文

星象言宮女之禍雖感帝能寬其死至上瑯邪十吉

神書其不以左道誅者幸也



范曄論二人有補於時其弊好亦頗當

玉堂 賢能公正之吏

守巴郡清羗寇 相魯教言弊訟可以為能

守汝南搜賢禮士不苟自顯可以為賢賢也使賢立賢也

為右扶風不用王聖江京請托

守汝南梁商表陽求屬不行可以為公正

有郡守用人事事與陳龍正相對

太守能用人郡猶稱治况人主而能用人乎

羊續 賢能廉正之士

坐黨禁錮 平盜不治脇從 廉而不刻

不必賂取三公可見其賢與也

民兵發縣中男子二十以上皆持兵破黃中權宜救急御得其道民悉可為兵

治盜賊治一郡當如續守南陽

治一路當如賈琮刺交趾治天下當如幸固之論

三人共是一理知吏不良為盜賊之源故清其源而盜自息

治盜殲厥渠魁脇從罔治是正法續於載固趙慈皆然

或宥其渠魁如張綱以張嬰或先剪其支黨如虞詡

於朝歌賊 此二者治盜之權不拘是法

用兵衆寡用兵視敵堅脆不可專言以少擊衆黃中敵強不可輕戰故并執乃能破之

庶有得失受魚垂之不傷物為得不納妻子官舍非中道不與左騶路不以干取三公最為貴



破黃巾勇

宥枝黨仁

採風謠智

三者皆具可以為賢矣

陸康

此處有關文

三者皆是邊徭康罷遣而百姓知其擾民故也民悅

則有戍城之固不可以此藉口而輕微邊徭

有康之恩信則可無虛心之恩信則敗矣

康守廬江休假者皆還守其恩信可知

守廬拒孫策得守死善道之義

玉堂羊續陸康三人大抵人物相類

賈琮

監司之能振職者

治交趾盜賊最得其要

議論已見羊續下

入境褰帷所過望風解印綬

部刺史要當知此

此事固見琮之盛望亦見當時城吏之多

鄭康成

後漢儒林之優

不在儒林傳者學不專門故後漢諸儒漸者有不專

門者如許外重馬融之屬至康成貫通六經會合諸

儒最為通博

康成貫通六經惟三禮詩說獨傳何故

書本伏生不如安國

三禮但與何休辨無正說

易學未離漢家術數故為王弼義理所掩



三經所以不盛行

康成於經功罪畧等

章句繁証會合衆說於經有大功復譏釋經朱紫雜揉於經有大罪

筭術

諸儒所不屑故古之數家幾廢

康成獨通九章筭術諸儒所以莫及

三傳異同

何休作公羊墨子左氏膏肓穀梁

疾

東萊呂氏東漢精華



刻兩漢精華後跋

兩漢精華之編東萊呂先生

獨得之筆蓋本于經而深于

史學者議論是非雖春秋亦

弗是過吾

藩邸城王老殿下稟睿耽學率

德遵憲之暇輒留神于經史



子籍由少迄今未嘗少倦晚  
歲獲斯而閱之珍誦弗已謂  
有裨于後學多也世久罕傳  
而魯魚亥豕亦未能無通詳  
加考正命長子勗齋翻刻  
以廣傳布俾觀史者便于取  
衷其嘉惠之心何如哉夫以

王之貴所寶惟文史且不自秘  
而復公于人則其平生純懿  
端有得于斯也

儲王能承志用譽可謂濟美  
者矣異日方駕東平後先相  
望深有待焉故敬為之跋如  
此云



嘉靖丁未秋九月吉

賜進士出身知武強縣事郡人

臣胡愷謹跋





